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〔独幕话剧〕

人 寿 年 丰

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
业余文工团话剧组集体创作

楊关海执笔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72 萬美

PDG

1234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人 寿 年 丰

〔独幕话剧〕

集体创作者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业余文工团话剧组

执 笔 者 杨 关 海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50 印张：16/25 字数：13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6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280

定价：(大) 0.6元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人 寿 年 丰

〔独幕话剧〕

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

业余文工团话剧组集体创作

楊·关·海·执·笔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生物制品研究所下乡工作組的同志，在春末夏初疾病流行时来到了龙头山人民公社，任务是帮助老林叔的生产队搞“除害灭病”工作。可是老林叔一心忙着生产竞赛，把这项工作拖了下来，結果有的队员拉痢疾，影响了生产，老林叔这才忙着找工作組的同志給队员治病，偏偏和老林叔竞赛的亲家——虎牙灣人民公社的刘大媽也來請工作組去，于是鬧了一点誤会。这个剧本，輕松、风趣地說明了卫生防治工作的重要性。

时 間：一九五九年春末夏初。

地 点：龙头山人民公社。

人 物：老林叔——龙头山公社生产队长，年五十开外。

丁 力——生物制品研究所下乡工作组组长，女，二十二岁。

小 雷——生物制品研究所下乡工作组组员，女，年约十九岁。

刘大媽——虎牙灣公社生产队长，老林叔的亲家，年约四十許。

老 赵——龙头山公社的运输小队长，年三十岁。

陈小宝——龙头山公社的生产队员，年二十岁。

布 景：舞台上出现一座用竹篱围成的院子，院外绿树成蔭，中間高挂着醒目的“学习虎

牙灣，趕上虎牙灣，大搞丰产田，超过虎牙灣”的橫幅標語，靠院口大樹上挂着社里有綫广播用的喇叭筒，院內有兩間瓦房，左邊一間住着工作組，右邊住着老林叔，台右還有石頭堆砌成的石桌、石凳，整個院子打扫得极为整潔。

〔幕启时：远处运肥的吆喝牲口声和隱隱約約的广播声和諧地交織成一片，这时“收工罗，休息罗”的叫喊声也从远到近此起彼伏地四处喊着，接着，男女社員們挑着竹筐、扛着鋤头、笑着鬧着从田埂山間穿过舞台，走回家去。稍頃，老林叔在广播声中捐着鋤头走上。

〔广播声：“爱国卫生委员会通知：明天重点檢查食堂和厕所的清洁卫生；保健站通知，今天下午凡是沒有打过針的都到各个队的保健員那儿去打。”

〔老林叔放下鋤头，从口袋里掏出生产記錄，这时广播声又重复地响了

起来。

老林叔：(摇摇头)生产都忙不过来，哪有这么多闲功夫。(上前将喇叭筒关住，这时幕后传来赶大车吆喝牲口声，忙走至院口)小三哪，你去通知各个小队长，打防疫针的事改天再说。

[幕后应声：“知道啦。”吆喝声渐远。

[老林叔又习惯地站在院侧一边翻记录，一边在盘算着什么。

[稍顷，袖口高卷、满脚泥濘的小雷，挎着红十字保健箱大步走来。

小雷：(朝四下望了一眼)咦！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(正欲转身，忽见老林叔站在院侧，忙热情地上前)老林叔，我正要找你。

老林叔：(全神贯注在记录上)哦，什么事？

小雷：(热情地)今天给你们队打防疫针。

老林叔：(漫不经心地)明天再说吧。

小雷：(不解地)明天？

老林叔：(自言自语)明天要是再完成五千担，那就……

小雷：(见状不禁笑出声来)老林叔，你怎么啦？

跟你說話愛理不理的。

老林叔：（一怔）哦，什么事？

小 雷：你們隊今天不是要打針嗎？

老林叔：（笑）我當什么事呢，打針哪？

小 雷：是啊。

老林叔：別忙，等積肥任務突擊完了再打，也遲了幾天。

小 雷：這又不矛盾，打針就是為了要保證完生產任務嘛！

老林叔：（笑）這樣吧！小雷啊，眼下積肥工作在節骨眼上，大家伙挑戰、比賽搞得挺火，人家虎牙灣劉大媽那個隊快趕在他們前頭了，我尋思要是打了針有这么個鬧反應，要請假，可壞了大事啊！（拍雷肩）我看還是慢慢再說吧。啊？

小 雷：別的隊打了針從沒聽說有影響生產的，人家劉大媽的隊里，衛生工作抓得緊，產工作也完成得好，就是你的想法多！

老林叔：做隊長嘛，凡事總得考慮全面一些。吧，待一會咱倆再找保健員合計合計（轉身欲下）

小 雷：(忙趋前)别的队人家都争着打，就是你……(連劝带說地)快打吧，噢，現在夏天快到了，象痢疾啦什么的傳染病很容易发生，要是打了防疫針就能預防傳染病，快打吧。(見老林叔毫无反应)瞧你，人家資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兄弟求都求不上，你还摆架子！

老林叔：(笑着合上記錄本)你啊，真是三句不离本行，开口打防疫針，閉口还是打防疫針！

小 雷：(淘气地)你呢？开口生产忙，閉口忙生产，我看你成了生产迷了。

老林叔：(坐在石凳上)好吧，咱俩別大哥說二弟的啦。(一本正經地)說真的，小雷啊，你看我都忙成什么样子了？支部書記去县里开会，队里头會計上訓練班，我还代理个會計，整天一二三四五的纏个不清，你就別再来使我为难了。(核对手中的帳目)不是我老林叔不相信打防疫針，生产第一啊！

小 雷：生产第一也不等于卫生工作可以不管

哪？

老林叔：（忙掩飾地）哎哎，我可沒說不管，再說除害灭病的道理我也知道。

小 雷：你知道？那么我問你除害灭病工作是不是件好事？噫。

老林叔：这可是件大大的好事！

小 雷：那么为了使农业生产来个更大的跃进，人人动手参加除害灭病工作，是不是應該？

老林叔：这当然應該。

小 雷：（乐）这就对了。打防疫針也是除害灭病的一項重要工作，（迅速在老林叔膀上搽涂酒精）我知道你会想通的。

老林叔：（忙用手遮住膀子）哎，慢着慢着，哪儿有說着风就是雨的？（笑着，自顧自埋头在記錄本上）

〔小雷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，眨着眼睛想点子。〕

小 雷：（突然跳到老林叔身边，坐下）来，我帮你写。（拿过記錄）

老林叔：（看了小雷一眼）这才象話。（在本子上比

划着)你把这些全給抄上。

小 雷： 嗯。(熟練地抄写着)老林叔，去年紅旗競賽你們怎么会輸給刘大媽的？

老林叔： (燃起一支紙烟)那还不是湊巧，你們都在他那个队里，卫生工作搞得好，一个病号也沒有，出的工比咱們多。(稍停)咱們队就在这一点上吃了大亏。

小 雷： 那你怎么还不接受經驗教訓？

老林叔： 誰說的？咱們队上除七害講卫生不是也搞开了？

小 雷： (刺激老林叔)可是刘大媽那个队比你們搞得好，人人爭打防疫針，卫生工作上还得了个流动紅旗呢！

老林叔： (不甘示弱地)我們也不賴，不正在准备打嗎？

小 雷： (高兴得跳了起来)真的？

老林叔： 誰还哄你。

小 雷： (忙取出注射器)我知道咱們老林叔是好样的，来，我先給你打。(掀起老林叔的袖管)

老林叔： (忙閃避)你看，你看，又急起来了，我又

不是說馬上打，我是說等积肥任务突击完了再打。(收起记录)

小 雷：(不高兴地)瞧你……(嘟着嘴气呼呼地走入左屋)

老林叔：(以为小雷没走)反正就迟这么几天，我看耽误不了什么大事，你说是不？(抬头见小雷已走)噢！人不在啦？(走到院口，又回过头来)小雷，你可别生我的气呀。
(笑着走下)这小家伙！

[稍顷，丁力提着两只大药箱轻快地哼着《送瘟神》的曲子往左屋走去，刚到门口险些被自屋内奔出的小雷撞倒。

丁 力：(忙闪开)唷！你……

小 雷：(迎上前去)我正要去找你。

丁 力：怎么啦？

小 雷：(不高兴地)你这当组长的官气倒不小，整整两天也不到咱们这个队来！

丁 力：(和藹地)瞧你够多厉害，一进院就挨你的批评。

小 雷：(孩子气地)谁叫你不来的。

丁 力：我这不来了吗？（兴冲冲地）小雷，这两天小王搞的那个队成绩可大啦！群众的劲头都鼓得满满的，不管下田干活或是在家歇着，男女老少都人手一把苍蝇拍子，见了苍蝇蚊子就打，（越说越有劲）别说人住的房子搞得清洁卫生，就连猪棚鸡窝也打扫得干净利落，据他们保健站的统计，最近一个病号也没有出现，预防注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一倍，（见小雷不高兴地站在一旁）你怎么啦？

小 雷：（任性地）我怎么啦？我工作掉在了人后头，你批评我得了！

丁 力：（笑）你的小心眼真多，谁批评你来着？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商量着解决。

小 雷：（委屈地）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，可是气人的事我可受不了。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群众发动了起来，眼看不会比别的队差，可是做队长的不但不支持，反而耍赖，连针也不肯打！

丁 力：（逗）是不是你这个炮筒子惹了他？

小 雷：我才不呢！不信你去当面問他。

丁 力：那为什么？

小 雷：誰知道，我看他什么都好，就这一点頑固！

丁 力：話可不能这么說；群众对預防注射認識不清，归根究底还是咱們沒把宣傳工作做好……

小 雷：（不服地）說得倒輕巧，你还要我怎么个宣傳法？到这儿一个来月倒宣傳了三十来天，就差沒把嘴皮子磨起泡！

丁 力：瞧你，說着說着又急起来了。

小 雷：（自觉好笑）这都是你逼出来的。

丁 力：好吧；这事待一会再找他們談談，要是不爱打針就不打得了。

小 雷：（急）你——你怎么也說这话？

丁 力：我怎么啦？

小 雷：你不害臊，碰到一点困难就妥协！

丁 力：瞧你，不了解情况又訓起人来了，没人撑腰我会說这话？

小 雷：（有些迷惑）撑腰……

丁 力：（指药箱）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

小 雷：（不屑地轉过身去）我才不稀罕，这里头

会有什么宝贝！

丁 力：（旋轉箱子，露出“口服痢疾菌苗片剂”等字样）你瞧，刚从上海寄来的。

小 雷：（一眼望見）口服痢疾菌苗片！（高兴得跳了起来）哎哟，这玩意来的真是时候。（刚要启開箱子，被丁力擋住）

丁 力：（学小雷）我才不稀罕，这里头会有什么宝贝！

小 雷：（求饒）好同志，算我沒說，让我瞧瞧。

丁 力：（笑）你啊！

小 雷：（嬉皮笑臉地取过一瓶药片，手舞足蹈地）这有多好哇！要是試驗成功，效率也高，往后我们的产品都把它做成玫瑰菌苗，香蕉菌苗，牛奶菌苗，棒冰菌苗，又甜又凉又解渴，不餓死老林叔才怪呢，到那个时候，他准会对我說，（仿老林叔語調）呵，小雷，快給我来上一根。

〔两人笑个不停。〕

丁 力：（忍住笑）你就会淘气！

〔两人正在笑鬧时，运输队队长老赵大声喊着走来。〕

老 赵：(着急地)老林叔！老林叔！（对丁力）老林叔在嗎？

丁 力：(至右屋探首望了一下)不在。

老 赵：真是糟糕透頂，剛在节骨眼儿上，两个三輪卡駕駛員全都病倒啦！

丁 力：(异口同声地)什么病？

老 赵：泻肚子。你們組李同志說是拉痢。

小 雷：(对丁力)痢疾！

老 赵：(唉声叹气地)唉，真要命，常言說得好：人有臉，树有皮，咱們的竞赛哪能老败在虎牙灣手下！这一定得想法子。(对丁力)噢，丁同志，我有急事到社里去一趟，老林叔回来代我說一声。(去而复回)哦，丁同志，李同志要你們配几包药让我捎去。(忙下)

丁 力：好，我这就去。

小 雷：(想了一下，迅速追出)老赵！老赵！

老 赵：(忙折回)什么事？

小 雷：(率直地)你別着急，我来帮你們开三輪卡。

老 赵：(不信地打量了她一下)你会开……

小 雷：(一片好心)对，我会开。

老 赵：别开玩笑。

小 雷：(急)你别轻视妇女，我在国防体育锻炼中还是摩托车的选手呢！不信你问她。

(对丁力露出求援的神情)

丁 力：(对老赵)我看小雷能行，眼下运输工作挺紧，就让她试着开开。

老 赵：(犹豫地)我不敢作主，你去车房和老张联系联系，看他乐不乐意。(匆匆下)

小 雷：好，我这就去。

丁 力：别粗心大意，要注意安全！

小 雷：(点头)嗯。(跳着奔出)

丁 力：别忘了，回头路过这儿，把小王的铺盖卷捎到车站上去。

[幕后传来小雷声：“知道啦！”]

[丁力进屋后，老林叔兴致勃勃地边走边和幕后赶大车的小伙子搭话。]

老林叔：小伙子加油干哪！（扬了扬生产记录本）再赶他五千担，红旗准保到手啦。

[幕后应声：“那还用说，快叫你那老亲家敲锣打鼓把红旗给咱们送来”]